



1 4
1666
17



卷第一目錄

科舉論三百 沈增論 衡許論一百 諸易其論

自 愚議論 夏原元論 周應論 李雷論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

辨

紀信不候論

議

大禮私議



陶菴集卷第一目錄

論

科舉論三首 范增論 衛青論二首 諸葛亮論

首 馬謖論 夏侯元論 祖逖論 李密論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

辨

紀信不侯辨

議

大禮私議

門 44
號 1666
卷 17

陶菴集卷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8.9.7
藏書

陶菴集卷弟一

論

科舉論三首

三代以後開科取士之法莫善於漢之賢良方正莫不善於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後王學稍衰而河南荆舒對立爲兩則學者猶多踳駁也至我明高皇帝釐正經術宗濂洛之義理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於是釋老莊列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制有論有詔誥表判有時務策三場並重而科舉之外有辟舉有歲貢三途並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

陶菴集卷一 論

知服齋叢書

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羣聚京師之擾
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
憲皇帝以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
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於七義七義之所重
者止於三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
又以爲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
但當遵行無變予竊以爲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
舉者其意一出於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
於科舉也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使
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辟舉歲貢之法
何爲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麻者非
隨時脩改則數十年而一差況人才氣運之相推
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無

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質之立
法之意而無謬何爲不可愚不自揆作爲科舉論
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於
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夫晦
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詩後之文
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爲之至一變而爲經義則
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而我國朝因
之蓋其著爲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經術與否而初
非以此困之使出於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間經義讀
之言約理明渾厚朴直亦何嘗剝割裂而爲無根之辭
乎起昔人於今日而爲其剝割裂者將或有所不能進
今人於洪永而爲其渾厚朴直者歲月之閒可至矣惟昔

之爲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尙出於一故士子氣完力餘
得以究心於天下之實學惟今之爲經義也難故士子勞
精神窮日夜以求工於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於用且爲
之者益多則其趨益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
取舍而其途益惑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
而無暇於實學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
者以貪冒爲得計以廉恥爲迂疏且盡舉其所以徼幸於
科名者而推之於政事之間而科舉之法遂大做夫科舉
之法做則郡縣無循吏封疆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
不可得也然而科舉之做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
驅士子以出於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
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爲明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吾
故以爲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於實學則必宜復祖制

五篇之法於七義中減其二道而閱卷必三場通校不以
一場爲去取經義取辨析義理而已浮華者務在必黜則
士子亦安肯故爲其難以出於必不利之途哉論則求其
馳騁經史表則求其駢儷四六判則求其明習法令策則
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爲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
人既立經義尙爲宏詞科以收詞賦之士以繼古者之制
科今獨不可推其意於二三場哉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
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鑒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
十人取一人又程之於數日之中日力無餘故所棄之卷
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
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爲當寬其校閱之
期使得研覈再四以定其去取至於士子平日所習之書
若經若史一以頒諸學官者課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

不淆此數者行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驅天下之士而出於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實
學者亦止於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
卽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文字爲
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於四六近世如陳真晟胡居仁之
流則又不屑爲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
之士皆格於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敝將救其敝非嚴
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
覩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
軒親策至於再至於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
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論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
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重己也則不
憚於直言故兩漢得才爲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

帝行薦辟法親自校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於謫
戍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至卿宰外至藩臬
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爲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被薦詣
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
等也故其願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願仕者亦不至彼
豈真不願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
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牽之人薦墨未
乾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
之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倖濫而致
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魏
晉九品中正之實哉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求直
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者也按
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儒生之居學校者

附錄卷一
先德行而後文藝歲課月攷其法甚嚴成材者循序而進之於國學與察舉之賢竝擢爲給事中參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與郡國之學校表裏稱盛今自歲貢之科輕而士之廩於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肖皆得貢既貢則使之爲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佐輒注下攷罷去之故士之爲歲貢者齒莫氣衰榮路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校則壞學校在州郡則壞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曰是齷齪者爲可矜憐而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齷齪可憐之人以塞其無聊豈理也哉竊以爲學校所急在選學官學官得人則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復然所謂學官者不復可求之於今日之舉貢也或取諸薦辟之中或擇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職以行先之以學課之其廩於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苟

孝友忠信發聞於鄉者學官言於督學覈實而廩之然後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子卽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卽爲錄用其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敘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者也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文勝者出於科舉不出於此必出於彼矣

嗚呼人才之生於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卽禁用子書以爲文體士習益在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槩未之及然則人材何繇而成邪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

者此皆積於學校而病於科舉吾故盡言之今夫太學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暇論論後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本以經術相招後爲尺牘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以其微蔑小道爲天子私人則恥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破校藝文參以行實而降升其閒其在今日則亦獎誘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宜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宐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百餘年來遂爲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餘則學校之廢棄者入焉執袴之不學者入焉商賈

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爲乎入粟之後挂名其閒有終身未嘗蹴胄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爲乎然而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猶施施然與之竝列則使東漢之士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歎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古者校士有中牟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唯學校之官不在官聯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師儒之說旣爲具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體尊嚴與生徒相去遼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攷行義也不過俯聽於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旣後而一人之日無大相遠今使督學官於三年之中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席未及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一歲之中嘗得一再試也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後進於督學是受試

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殿最與不甚稽攷之行義而受
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業樂羣知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
所謂數十年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吾以爲援納
之例必當禁絕而一以勳威命官子弟及士之貢於學舉
於鄉者實之妙簡儒臣以爲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
瑗之教湖學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爲準督學則簡其攷
校卽以科試爲歲試合格者使之試於鄉否則黜之而不
必又爲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於學此二說行然
後薦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
徐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官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
用之以試士矣然尙此不習旣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之
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吾以
爲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或曰攷校

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訌泥沙用財取之援
例入貲足以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平世猶不可廢
況多難乎日子以東晉之南渡爲盛於今乎東晉猶能立
太學徵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
無術也且學校興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於騎射者矣今
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予旣作科舉論向難予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
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於泥塗苟生賢才必
不使之阨窮於牖下也科名特寄徑耳目子何患焉
曰金玉之生於山川也制之而後生焉筭之而後
成焉不遇良工則沒於丹斲朽石之下而已矣子
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人材之日沒也
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經

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曰南宮三歲一試士
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
乎抑中人雜出其間乎如中人雜出其間則其敗
天下事多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
良方正之科固將器人於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
不過嚴責係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於
漢世之對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
漢世哉敷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
震動引見闕廷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
人之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
鸞鷲也又曰學校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
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長各
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優所以廣教化

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試且聘之
則不勝其優矣曰固也吾以爲三人者可省其二
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
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不自今日始也
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爲文人爲名臣近則
學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爲
入貲濫觴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國家近有璫珣獻
調頌功者多出太學諸生何無一人如范滂陳東
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
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
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於場屋厭於破校不得
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

隋書卷一
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校興乃可徐議今一旦欲於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於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於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餘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采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宐民之意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予之壽論特平平者爾雖然使以予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爲狂者不知凡幾矣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

范增論

蘇氏論范增以其勸羽殺沛公爲人臣之分而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羽殺卿子冠軍爲弑義帝之漸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之時予獨疑蘇氏之期增太重而未核其實也增智謀之士巨非能以仁義事君者也其勸項氏立楚後非爲懷王也爲項氏巨天下竝起而亡秦秦有可亡之實而我無可亡秦之名故不得不有所挾以令天下增之說項梁立懷王猶張巨陳餘說陳勝立六國後也使勝遂行巨餘之計則巨餘將事勝乎將事六國乎夫人必有相許之素也而後可責其相急之誠增之於懷王非若張良之於韓五世相之而日夜求爲之報秦者也彼其視暗鳴叱咤之夫以爲可定大事而杖策從之其視懷王直奇貨焉而羽之謀已集而事已濟則又

贅旒焉爾彼豈與懷王同配福者哉使其心果在懷王必不勸羽殺沛公矣何則沛公與宋義皆懷王所遣也沛公先入關則其功不啻伯倍高於義義且以懷王之故不可殺況沛公乎羽卽忌而殺之增宜奮起而爭之今羽且不忍於公而增惓惓欲甘心焉是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其尙得爲有懷王矣乎夫羽之不殺沛公投鼠忌器也其卒弑義帝蓋增有以啟之也羽以陳平閒行故疑增稍奪之權方圍滎陽時尙以增言急攻漢則時乎此者其不聽增計亦鮮矣獨殺沛公之計未行耳置沛公於漢中史固以爲增計也使謾不見省則增之發憤而去不待攻滎陽之日也吾又烏知弑義帝之謀非增畫之而羽聽之乎則謂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殆亦遠於情矣至殺卿子冠軍增又本不宐去夫卿子冠軍之先關秦趙也其名曰乘

敝乘敝之師深溝高壘勿戰使人入敵境絕其餉道然後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漢之於楚是也李左車以此說武安君不用而敗周亞夫用之於梁楚七國而勝蓋其要在於絕敵餉道而不在于不戰明矣今章邯甬道之粟義未嘗出偏師綴之士卒凍飢軍無見糧是自敝爾殺一自敝之將拔數百萬人之命於虎口是羽有微罪於懷王有大功於諸侯也若之何以此時去哉羽之言曰王坐不安席埽境而屬將軍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此雖假竊之詞然亦何遠爲弑義帝之兆哉弑義帝之兆蓋始於怨義帝之欲如約王沛公於關中此則增有罪焉而不可以此專責羽也夫增之宐去亦多矣阮秦降卒二十萬人也屠咸陽也殺子嬰也王三秦降將也分封不均也數者無一不足以失天下而增不去吾故曰增非能以仁義事

降者集卷一
君者蘇氏期增太過而未核其實也

衛青論上

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宏以下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間爲敵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於大將軍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於壁壘行陳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心竊怪之及觀蘇建責大將軍選擇賢士之言及大將軍謝以奉法遵職不敢招士乃釋然曰遷所以不取大將軍之故在此矣蓋自戰國四豪以及漢初張巨陳餘之徒好爲卑躬厚禮籠取天下之豪傑流風餘韻浸淫成俗魏其武

安以此構大獄掇奇旤而卒莫之懲如鄭當時見客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張湯造請不避寒暑韓安國推舉壺遂臧固之屬爲士論所慕至天子亦以是稱爲國器由三子者推之則西京士大夫二百年之好尙略可見矣彼李將軍死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以其結客多而延譽廣也大將軍奮自奴隸託身椒房一日赫然威震四裔其意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而免於旤患司馬遷窺見其旨則曰是謹身媚上之人而已矣曷足道哉於是并其戰陳方略俱抑沒之而獨咨嗟歎息於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踊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眾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揜也昔者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蓋用兵猶角

力然有百鈞之力有數十鈞之力有不能勝匹雛之力大將軍青百鈞之力也李廣父子數十鈞之力也李蔡公孫敖不能勝匹雛之力也數十鈞之力過於能勝匹雛者而亦終不可以舉百鈞今乃曰彼有他長遂并譽其力以爲出於舉百鈞者之上可乎故夫李廣無功誠不可謂之數奇而大將軍之戰法不傳是亦有遺憾爾

衛青論下

嗚呼若衛青者可謂有大將之材矣而吾獨惜其不知大將之道何謂大將之道荀卿有言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所謂大將之道也秦將白起不過一鷲忍之士耳非其有仁義節制爲之根本也然而秦王使起攻邯鄲起眞見邯鄲之不可復攻也則爲之堅臥不起至於干犯嚴主之怒身首

分離而終己不悔此無他不勝不完不可以冒而行之也今以武帝用兵言之今年出塞擊匈奴明年匈奴亦入塞寇鈔不可謂之完沙漠之地如石田之不可耕雖驅畜產百萬而還於胡漢之大勢不能增損豪末也不可謂之勝虛內事外使海內蕭然繁費天子卒爲之縱告緡置平津不可謂之不欺百姓此三者皆冒而行之而青以肺腑在行間鳴劔環甲唯所發縱不聞進一規獻一策以回天子窮兵黷武之心此可謂之知大將之道者乎今夫陷陳克敵偏將事也長算遠略大將事也青以大將行偏將之事雖材武優於李廣十倍而其猥陋無術學不知軍國大計校之李蔡公孫敖亦無異矣吾因有感於王忠嗣哥舒翰之事焉唐元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謂非殺十萬人不可不如休兵秣馬觀釁而動元宗不說李林甫因媒孽其

短忠嗣知之而確守葑說雖奉詔以數萬人給董延光而不給軍賞陰奪其謀其謂李光弼曰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未幾爲延光所奏幾陷極刑旣而哥舒翰大舉兵伐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嗚呼賢哉忠嗣殆矣哉哥舒翰之爲將也其後安祿山反翰守潼關是時賊利速戰官軍利堅守翰實知之而爲中使所督責不得已引兵出關遂有靈寶之敗身爲俘虜唐室幾亾由其中有所見而不能死守以輕陷於不勝不完之地也然則爲大將而不知道阿徇人主之意而以兵事僥倖者卒則爲衛青不卒則爲哥舒翰矣悲夫

諸葛亮論上

先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自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

上令不東行就令東行必不傾危矣或曰甚矣武侯之處此爲可議也法正之見信於先主孰若武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飄若武侯今伐吳之失計羣臣皆能知之武侯旣不力諫於葑傾危已及而始追思法正何哉黃子曰此以形跡論人而未嘗設身處武侯之地者也古者小臣之諫其君也爭之以是非而不得則爭之以去就爭之以去就而不得則爭之以生死大臣則不然彼其君臣相與之際義已深矣情已感矣勢不能以一言之不合奉身而去則度其君之不我從也而其言不可以徒發必將權一敢言之人以去就生死爭之於葑而吾因而導之則吾之言行而無變色易容之患昔者高帝入秦宮見其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之美意欲畱居之樊噲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宜

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帝乃
還軍霸上人知帝之從良而不知樊噲之言有以爲之先
也及卽位數欲易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
叔孫通繼昌而諫至欲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
耳及張良招四皓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人知
帝之陰從乎良而不知周昌叔孫通之言有以爲之先也
先主孔明相與之際有過乎高帝畱侯而先主股肱虧喪
義在復仇則其理之是非不至如畱秦宮中與欲易太子
之斷然其不可也度孔明必嘗進諫諫而不聽固無面折
廷諍之理而時又無法孝直佐之者故先主遂行耳且正
之爲人權譎多智與孔明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蓋先

主之有孫夫人固肘腋之患也而正爲之輔翼遂使先主
翻然翱翔無內顧憂則其爲人可知矣孔明以正法正以
奇奇非大臣之所以施於其君而或可以輔大臣之所不
及此孔明之所以反覆歎息於其人也而豈可報此以議
孔明爲不諫哉嗚呼古大臣之所以匡君謀國者多存於
不可見之間其言與事之載諸史冊者什二三而已而世
之儒者乃欲執是以議其短長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諸葛亮論下

諸葛亮伐魏與羣下計議魏延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
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已
才用之不盡黃子曰蜀吳魏血食五六十年先主備大帝
權武帝操及漢丞相亮皆命世之傑也三國者皆有事於
戰而其意不同魏嘗以戰爲取吳蜀嘗以戰爲守何以明

之先主與操頡頏起兵而操得勝勢獨先先主領徐州時
操已破南單于降黃巾三十萬屢破陶謙挾天子令諸侯
矣先主爲呂布所襲狼狽奔操則固游操殼中者耳及先
主得出而操已破呂布袁紹大勢成矣計操之所憚者獨
先主而天若机先主以待操之成及孫劉并力僅足支操
故操之戰嘗主於取也孫氏先蜀立國乘閒抵巇可以難
操而伯符降年速隕襲許之計不成則過此無取操之時
矣赤壁雖敗操之根本尙完先主間關入蜀復挫於吳雖
有武侯爲之相而宿將謀臣後先彫盡蜀民輕脆兵力單
少則其不能難魏明矣故吳蜀之戰嘗主於守也武侯之
屢出祁山所以守蜀也而魏延之計乃欲懸軍深入是所
以取魏也夫使魏而可取也武侯豈不欲取之哉管者曹
操欺劉表之不能襲許也冒兵家之忌以攻袁紹而倖勝

於官渡欺周瑜之非我敵也冒兵家之忌以攻孫權而卒
敗於赤壁故夫行師而不出於什全者非大勝則大敗之
道也操敗不可以遽亡蜀敗不可以復存曾是孔明而出
於不可復存之地以倖其一勝乎吾觀孔明之告後主曰
今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輒若伐之又曰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吾是以
知孔明之意常在於守也人之守蜀在劍閣孔明之守蜀
在祁山人之守吳在長江孫權之守吳在合肥其意一也
吳之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違眾大舉牽而身死吳得
以延數年之命蜀之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不牽
而身不死蜀遂爲墟矣恪與維皆不知大帝武侯之深意
而從乎魏延之策者也吾嘗爲之說曰今有禦盜者於此
盜至其門而禦之則無及也持兵出門若將捕之而盜自

不至此諸葛武侯之謂也一夫奮挺而追盜此盜卻於舟而彼盜入其室執其主以出此姜維之謂也嗚呼後世之守危國者其必以孔明爲法與

馬謖論

天下有可用之才有無所不能之才無所不能之才甚少而可用之才甚多因其爲可用之才也不顧其才之所長而泛用之則才窮於所短而反見爲無才昔者帝舜之廷禹棄契皋陶垂益夷夔之屬各擇其所長而命之垂以工讓爰斯伯與則爰斯伯與亦必能爲工益以虞讓朱虎熊羆則朱虎熊羆亦必能爲虞夷以禮讓夔龍則夔龍亦必能爲禮而帝皆曰俞往哉汝諧是必垂益伯夷較之所讓三人有專長者焉吾就其專長者而命之則雖與之竝長而不差及焉者舉可以不用且雖若不用而其人又自有

專長者焉則吾又就其專長者而用之已矣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吾觀後世之謀國者用人各當其才則興用人不當其才則亾或當焉或不當焉或萬當而一不當焉則其害皆立發於所不當之處此必然之數也昔諸葛亮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先主嘗戒亮以謖不可大用亮不謂然當亮討雍闓時謖進規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用其言七縱七禽以平孟獲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此謖好論軍計之效也及亮出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岸與張郃戰於街亭謖兵大敗亮乃收謖下獄殺之後世咸以謖不可用而亮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以予觀之謖可用之才也亮特用之不得其當巨夫蜀之有南夷猶吳之有山越其性不

馴易叛難服以孫權之雄才而山越不賓至爲之屈膝稱臣於魏然則南夷不服亮其敢北伐哉使亮強以兵威臨之不服其心而唯絀其力旣乃兵挂於祁山之野而不得解夷叛其內魏攻其外蜀之爲蜀未可知也自謾以心戰爲言亮始執其機而御之雍容翱翔如童牛之加牯於其首而不得肆於是釋然北向無復腹心之憂謾之運籌帷幄可謂精矣使謾但爲謀議之佐豈非龐士元法孝直之流亞哉亮乃絀魏延吳懿不用以謾爲弄鋒則是以特將之任子謾也夫將才不可以參謀議謀議之才亦不可以爲將易之則將才失其勇謀議之臣失其謀譬之牛可服也馬可乘也服馬而乘牛則牛馬兩失其用乃曰彼牛馬者皆棄物豈理也哉謾敗之後眾盡星散惟裨將軍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

徐收合遺迸率將士而還當是之時平能敗而不亂賢於謾多矣然當亮南伐雍闓之時猝然問計於平吾知平之謀議必不能如謾之切中機要也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以張子房之智略而但爲高帝畫策臣未嘗特將謝晦嘗從劉裕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及宋文帝將討晦檀道濟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所長未幾道濟遂禽晦向使子房特將豈必能成淮陰之功而謝晦但爲謀臣豈反出道濟之下哉吾故曰謾可用之才也特亮用之不得其當耳

夏侯元論

夏侯元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謂荀彧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遠之猶恐旣及況昵之乎世以嘏爲知

人以予論之。嘏之策元誠似矣。而所以拒元之故。則非其無實才也。是時曹氏擁虛器於上。國政兵謀皆自司馬氏。出士大夫策名其間者。爲曹氏難。爲司馬氏易。元蓋爲曹氏者也。嘏則爲司馬氏者也。夏侯曹氏世爲昏媼。元以貴戚之臣。名冠四海。賣國與人。全軀保妻子。此非元之所宜爲也。而爲元黨者。何晏鄧颺李豐張緝之徒。皆纖利小材。非有沈謀遠識。足以集事且兵柄。又不任其手。然則元之危無智愚皆知之矣。方司馬懿死。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夫元且自知其不免。而況嘏乎。元欲交嘏。蓋以嘏才名素著。欲與同獎公室。而嘏方傾心司馬氏。則元之來交。所謂載旼相餉者也。故懼而辭之。以見詰於荀粲。故又飾爲近似之言。以匿其情實。且鍾會姦人

之雄。以元視之。猶奴隸也。嘏以明智交會。其所著論。會又從而集論之。嘏不禁也。是豈峻於元。而通於會哉。以會與己。皆司馬氏私人。不復能異同也。元死之後。母止儉。文欽知司馬氏將篡。舉兵於外。嘏力勸司馬師將兵自行。而身與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此嘏黨於司馬。翦伐曹氏之驗也。嗚呼。自古側身危亂之間。力不足而忠有餘者。吾讀史得三人焉。孔融袁粲及元是也。融殺於操。粲殺於道。成舉世皆知其忠也。而元以嘏言。故僅見其空虛無實。悲夫。

祖逖論

祖逖身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石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壁壘叛者。皆不納。君子曰。逖於是乎失策矣。晉世之所以得其民者。非有如

周漢之隆而所以失其民者亦非有如秦項之虐石勒以無賴嘯聚其間不過乘司馬氏骨肉相殘之隙煽惑逋逃迫而用之巨嚮者逋進說元帝以爲遣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逋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當因風向赴此數言者可謂得其要領矣故其濟江之日所將不過二千餘人未幾而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此雖逋之善於撫御然亦人心未忍忘晉之驗也石勒狡黠多智禽苟晞誘王浚摧劉琨算無遺策而獨差憚於逋者以逋爲人望中州豪傑多歸之顧己以反爲名能合其眾而不能固勢將盡驅而歸逋也故爲逋修墳墓置守冢冀以感逋而又因其叛臣之來斬而送之陽以禮交而陰以愚之逋乃不悟墮其術中以至充豫間壁壘叛者皆不納於是乎自墮其黨而毆慕義之人以歸賊也豈不惜

哉夫天下雄傑智計之士多出於虜掠之餘奔竄之中陳平歸漢而項籍亡許攸歸魏而袁紹破兩人之在當日則亦叛臣逃吏也設漢高魏武皆拒而不納則兩人者雖有深謀奇計何由而效於明主之痔乎且夫慎固封守各保分界斯乃敵國相交之禮如羊祜陸抗之時可爾逋之視勒則賊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背逋而往者逋得目之爲叛臣逃吏棄勒而來者勒固不得而臣且吏之也爲逋計者斬勒使焚勒書正言以諭賊曰向爲石勒誑誤者皆吾赤子自今以後有斬勒首來歸者請於朝廷爵萬戶賜千金拔身歸命者聽如是則足以寒亂賊之膽鼓忠義之氣而亦示天下有能爲矣惜乎逋之慮不出此也

李密論

漢唐之得天下皆以先定關中漢高帝之在河南也王離

宿重兵於河北其勢可以躡漢兵之後而有項籍綴之故高帝得以入關唐高祖之在晉陽也王世充宿重兵於東都其勢可以躡唐兵之後而有李密綴之故高祖得以入關夫項籍李密豈知有漢唐者哉彼各爲其事而適以取天下之機予漢唐所謂眞主之興必有爲之驅除難者此爾今夫李密之才雖不足以希太宗然在隋末羣雄之中固亦未有其比也顧其人智足以知天下之奇計而膽不能決爲人謀則長自爲謀則短始楊元感以密爲謀主密陳三策其上以煬帝在遼隔絕千里當長驅入薊扼其歸路其次以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勸元感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其下則謂襲取東都而以百日不克四方兵至爲憂元感從其下計卒攻東都不克而敗此密之所扼腕而歎也及其身自起兵之時煬帝在江都徐洪客勸密

沿流東指執取獨夫此卽密之上計也柴孝和說密留翟讓裴仁基等牽制東都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此卽密之中計也從其上計湯武之師也從其中計漢高之師也密兩皆不從而自用其下計卒兵敗洛水身死桃林是何爲元感謀之工而自爲謀之拙也密之言曰我所將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西入夫漢高亦嘗將山東人所收陳勝項梁散卒及奪剛武侯軍殆不滿萬而竟以入關當帝未入關時攻昌邑未拔則過高陽攻開封未拔則攻潁川汲汲然以批亢擣虛爲事而未嘗一頓兵於堅城之下譬如善弈者然得其大勢則雖有所捐以與人而吾固已勝矣今密蔽洛倉之粟而不能收席士馬之銳而不能棄棄天下之上游而爭河洛四戰之地雖得東都唐固將折箠使之矣況必不得哉吾嘗謂李密之智高於英衛項籍之勇

過於英彭此兩人者皆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爲人
用則將相之才自用則獨夫而已矣若夫唐之高祖則不
然卑詞以謝密使之綴東都之兵而我得專意關中兩從
裴寂世民之計分兵以攻屈突通於河南而自引軍西上
此二事者雖謂之彷彿漢高可也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
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
五方之俗異宐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爲不可已
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焉如火之
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
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瞭然以明汰然以清夷然
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

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黨與消戰
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
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
爲妄者也以其不爲妄者析爲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爲
五行則有水火木金土而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
爲春而義之爲秋禮之爲夏而智之爲冬與信之爲季夏
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爲一也貌之爲木而言之爲
金視之爲火而聽之爲水與思之爲土也是人之五事與
天之五行爲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
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卽天之十干也又因是
而好應申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己酉樂應辰未哀
應戌丑是人之六情卽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
朏朧星行之飛凌厯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

變而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間堂凝旒充纊以及班朝泣軍分田錫土之間自其壽英後傑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祇祇乎翼翼乎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做詩之言不顯無斃易之言惕若自強禮之言無爲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做之刀劍戶牖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而得其心因而得夫天下之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拂人以從欲不違道以干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言而甄敘之度材質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艸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作曰此天敘也天和也凡聖人所爲無一不推而本之於天而天下之人亦兢兢焉如

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識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汗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戟不折一弦不馳一辭不質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輶電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爲心者乎嗚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觀之治追媲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學漢唐諸君不足儼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矩也古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之以望高

覆之以測深臥之以知遠環之以爲圓合之以爲方裁制萬物唯矩所爲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美入聖不優自非忠信明達之臣者艾魁壘之士終日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聽命於槩栝也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乎格心之佐矣韓范諸人幾近之而其道未醇必也伯子之辨王霸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矣

辨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呂

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紀通卽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旣明信功矣予按紀通實紀成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時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靳疆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卽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卽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贈一爵爲寡恩則予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賜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徹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歙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壽此未有也高帝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會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於苛等三人

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柰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元武侯今年表無元武侯張竦爲陳崇艸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爲證吾虞夫學者之疏於攷索而果於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議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傳會歐陽濮議何公孟春謂歐陽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爲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予攷歐公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王安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諡史皇孫爲悼考故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

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閭閻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諡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宣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諡號固已再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

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註誤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傅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今唯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爲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甌亂奮然崛起尙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徒四親廟於章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王止於置園卽園立廟尙比於諸侯之禮興獻廟用十二籩豆舞八佾則與二

陶菴集卷一
祖八宗竝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爲二統而其徒曾鞏
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
兩存張桂不得藉爲口實也

陶菴集卷第一終

順德龍鳳鏤校栞

陶菴集卷第二目錄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張子灝感應篇注序 吳奕季
淫鑒錄序 潘鱗長康濟譜序 張子翼救荒賑飢
錄序 陸履長鄉兵議序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郁遠士詩文集序 吳定遠
小山集序 葉石農偶住艸序 吳義齋經畚堂詩
集序 王子堅詩集序 閔裴村詩集序 王古臣
寒谿詩艸序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州邑文紀
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陳義扶文稟序 又
金懷節文稟序 陸道協文稟序 吳見末文稟
序 徐定侯文稟序 葉念菴文稟序 董聖褻文
稟序 徐宗題文稟序 兩徐子合稟序 暹社題

辭 易文自序 嚴永思先生壽序 唐宗魯先生

壽序 歸母陳夫人壽序 陳母張孺人壽序 蘇

母金孺人壽序

跋

尹伯衡詩集跋

陶菴集卷第二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會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說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耇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舍兄弟暨吾弟偉恭也平居自破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資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

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會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予數語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誠性與天合謾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管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

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隳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張子灝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著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予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耳攷諸史乘如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祟齊襄灌夫之殺田蚡往往而有斯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傅會也感應篇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旨歸于獎善化惡足以輔

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願一二高明白喜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說耳嗚呼三教之書之深者有之淺者亦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信則亦末如之何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說也簡簡易讀也確易信也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電鬼神之交於歆相與電勉驅策而不爲惡其利不亦溥乎夫說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猶將存之而況的的如操右券者乎予友張子灝取管人箋注事實隨筆損益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世有冥心獨契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不然者幸毋淺視之也

吳奕季淫鑒錄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者絕少豈以淫之罪爲輕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寄猥

則足以忘其軀王侯漁色則足以滅其國是淫者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無變童季女之好者其口腹必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書中之有豔異裙屐少年嗜若飮食深入肌膚不可除去予常欲勒一戒淫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張子灝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錄也其有功於世俗甚大予盍以一言助發之予受而卒讀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爲淫獲旣者班班具焉因謂子灝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也胡澹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情於黎頰之微過趙清獻壁立千仞而

陶菴集卷二
猶屬意一官仗使老李召之非此李故遲其事則清獻敗
矣世有如胡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
奕季且若之何子灝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
者也吾所患者裾屐少年目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弄姿
而世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
既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
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季

潘鱗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一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弟
一流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壽之
王夷甫後之殷深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
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至困踣
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奇策雋功乃獨出於太真之徒然

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
之棄材也歟天下之棄材尊之爲第一流至於中原簸蕩
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
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爛熟敗
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之略者率
見詆謫以爲迂怪二十年來□□□□□□□□□□拱
手圍視而莫之救也然則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與國
不卒有變容易色之慮太真之徒將誰屬與抑所謂輒爛
敗壞者果可用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與嘗與潘子
鱗長論而悲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示予其書條分件繫
旁行敷落自古人救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
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與金子孝章詳爲論說以警發當
世之憤憤者予讀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泝

大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哀金助刻流通四方予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遇之身也子方搢搢焉以其身爲泮泮統而獨以其不龜手之藥公人邪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泮泮統何憾予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思深哉潘子之志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而已唯此書之出使天下知輒爛敗壞之學無可藉賴而喜談大略者亦將有所稽攷是潘子之大有救于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恃有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

張子翼救荒賑飢錄序

辛巳壬午歲大飢張子子翼刻救荒賑飢錄數千言其心一以上之人宜振廩同食有如趙抃者一以下之人宜分

人以財有如李珣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拊使下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珣然而子翼之心則非是書所能載也亦在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書而不動心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爲不可見之行事者賊其民者也

陸履長鄉兵議序

籍民爲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眞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其故何也蓋抱眞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而已涑水氏云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教未成卽又以番上

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真德裕而度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幸而不見施行以得免於熙甯之擾也雖然內外交訌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畱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強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箸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三戶擇一之苦每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它繁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真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埽除羣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況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蠻序曾孫世祥尤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襞積雕投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陽予困場屋久疇管之飛揚跋扈銷鎔已盡而獨深望於世祥之脫穎及榜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真有利鈍哉鈍莫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然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爲寄弟小言者乞弁語予讀而奇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也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真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幸與不幸而已矣使幸則

侈然以喜一不牽而卽愀然以悲斯其人之深淺爲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子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行遠世固有往返於三餐者然亦有歷千里而脂車秣馬未敢輕言平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期其規模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聚糧以極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雨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陳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蓋以西湖景物柔淡娟好在人目目間也予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奇勝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一望可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披摭而後得之今遊者至湖

而止每輒言佳勝其能捫幽歷險與猿鳥爭道者卒亦無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指而退者乎聞予言者無不大笑今年秋七月馬巽甫先生歸自武林出所作橫山遊記視予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候之晦明艸木之濃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沿泝樓閣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人奇士之酬酢往來一一在焉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磔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也予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筍爲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淳古淡泊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管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仙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天壤閒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予意

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嬴秦沉當時以避秦自況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槩見而非真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不識鹽醢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至理存焉今觀橫山去湖稍遠耳目不雜而山中之人獨能全其澹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醢之老人村也予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爲趙宋君臣盤樂之所論者目爲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橫山以榛莽未闢超然於酣歌恆舞之外豈非幸與異日松冠芒屨從先生徧游其閒庶幾爲太平之逸民其亦足矣

郁遠士詩文集序

郁遠士嘗仿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既而遠士貧不自聊輒應里中推擇爲掾史日抱簿書立合側合指日若爲吾書某牘卽俯而書牘旦而入莫而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旣溷跡掾史復以其暇削荆握槩成不不休如舉子結夏課者晝後合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駸駸聞於四方一日里中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觴屬客請卽席賦詩客多欠伸魚睨不能就遠士乘醉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銳而學瞻皆此類也楚中潘鱗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按其篋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徵予一言爲序予謂古稱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則自公孫宏以下皆不能及視枚

降菴集卷二
八
皋郭舍人直奴隸耳遠士身處窮閭而有當世之志以文
爲戲而有憤時疾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
農戰強國之計爲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
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吳定遠小山集序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
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
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破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
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豪髮慙負特以
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揜讀者徒得其橫被六
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娛光極美人之形容清
香凍歛備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卒不聞以酒色病騷人者
知其爲寓言也希望有立絕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

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
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
以強爲也吾友吳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爲古今諸體詩皆
絕類太白予觀其感歎時事則遠別離戰城南之悲壯也
遊歷山水則廬山瀑金陵臺之清雄也俯仰古蹟則圮橋
鸚鵡之作不足爲其激昂也陶暢矜懷則秋浦敬亭之篇
不足爲其閒肆也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
密以爲富不附寒澁以見長如快劍所陳十步一人如黃
鶴臨風貌逸神王要之區區筆墨畦逕之間誠不足以知
之也定遠爲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
二百斤既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
間與奇士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鈐略自
見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見

陶菴集卷二
九
於詩乃至沈吟眩瞶酣嬉淋漓弄閒於倡條冶葉之間埋
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也茲
定遠刻其詩爲小山集予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定遠者
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葉石農偶住艸序

管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
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示驚
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生詩當
之石農詩實自陶韋門中來清迴澄澹不律而法近從武
林過膠水視予以遠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凌
險絕下視齊州猶九點煙目蓋其遊戲塵中胸次浩浩如
管人所謂香象擺壞羈鎖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間超
詣若此也

吳義齋經畬堂詩集序

予覽壽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尚之以謂近世人
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
往往而有顧求一眞隱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隱逸
傳不立與或獻疑曰所謂隱者以其不可得而見也使子
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笈篋桶之客
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
予不能答然亦不以其言爲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
出經畬堂集一卷視予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爲詩也
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陰行善以濟物伏匿韜晦世罕有能
知之者所爲詩及小令皆聃以寓意未嘗規規比擬而音
節圓美神彩流煥翛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爲何如
也予受讀終卷爲驚歎失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

者邪今世爲詩者多矣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者有矣未有不以詩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有潛德隱行又高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隱逸其人而實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予未讀義齋詩猝遇義齋於市廛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予是以知今世果未嘗無真隱也予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處山高峽深慨然欲起方元英謝皋羽之徒相與遊於黃山白嶽之間而不可得今攷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歙賈於嚴衢之間予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沒矣瞻望林壑緬然長懷者久之

王子堅詩集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倡和之什予問子堅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韋蘇

州之風其倉貧如黔婁史雲而嘗有以自樂予聞是言鮮然異子堅之爲人蓋子灝寡交不妄許與者也然子堅居荒江之上無幾入城而予又以傭書走四方不得乘款段一至其處坐是予胸中有子堅數年尙未能使子堅知之癸酉之歲始遇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一帙示予讀之大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作清遠閒肆蕭然得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州之風也管人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予嘗反之以爲窮矣安能工哉詩人之心蕩滌萬物牢籠百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今子堅困踣寂寞空其有感或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繇出而子灝所以爲知言也與或曰子堅嘗往來東余山中眉公先生亟稱其詩夫眉公先生知之世之人且將盡知之矣

陶菴集卷二
閔裴村詩集序

嗚呼此吾亾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學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亦益工嘗往來吳越間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師或田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者君未嘗固拒或挾富貴衣倉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也亦以此取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謂嘗切下堂悲者蓋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廚土銼舖糜不給君日仰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此君沒於崇禎之十一年沒之詩爲橋李故人延致家輶得寒疾歸未至家數里力疾盥櫛堅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昇入門一夕卒卒時手執一卷書牢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

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予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士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繼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旣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卽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況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予嘗欲予刪定其詩且爲之序予有遠遊未果旣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跡年乃得其臨沒時所手執者一卷爲之出涕因商諸同好

二三子哀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不憾矣而猶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必也予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攜拾集比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王古臣寒谿詩艸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間於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窗驛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爲詩若文以記之好事家傳寫諷誦以爲唐世陸魯望方元英之流實能遺外聲利元對邱壑非夫跋履朱門以終南爲捷徑者比也往予應宗伯錢公招讀書虞山數間古臣之名并見其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它事過嚶予乃得交其人盡讀其詩後篇什怳然如歷籐溪陟烏目過破龍澗盤礴於古松流水之間嶽峯峭蒨移人情性甚矣古臣之詩

之有得於山水也予嘗年嘗經廬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間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爲不少矣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予之所愧者告之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鬱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予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踳駁華縟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醞酒之中屑糖糜於梁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

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予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踳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與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州邑文紀序

代

洪都萬侯來莅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清訟獄理徭賦平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共以爲宜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官檄侯往攝其事嚶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在婁時治績與其所以攷校諸士者亦如嚶於是侯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牘及士子平日所贊之文選而梓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屬予爲序予惟婁東

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此邦者譬之粵無縛燕無函非無縛與函也夫人而能爲縛與函也近則海內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士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四方負笈出遊者有不至婁東而返則慚愧不敢比於人數然則婁東之文震耀鏗錡宜無所用予之讚述矣獨吾嚶人士素稱樸茂科目差少於吾邑天下之稱壯縣者不屬焉然士之讀書嗜古有師法者視吾邑亦差過之言古文者率知泝唐宋以進於秦漢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剝削形摹緝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也言詩歌者率知泝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取爲工以自然爲至其比擬荒澁造作纖巧者則曰此非詩也父以此詔子兄以此訓弟子弟推其旨以見於時文大抵雅而澤華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

才氣振蹕者則又極其奔詣漸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
徒以吾膠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吾邑猥以
膠爲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之大都
矣予間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爲學官子
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黃次公以郡
守入爲宰相者以孝文方尙黃老也今朝廷加意作人侯
之治績旣爲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學者又如此吾知
其將來游膺異數又不但璽書增秩而已也是爲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松江少府來攝嘉定縣
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
釁者適村民見弑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酒傭竈
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

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頰呼號乞一旦之命卒
得不殺卽燒廬舍奪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
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適與公
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眾爲稍定居數日
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
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間邑以無事
說者謂嘉定之變實痔此所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
痔趙公以寬政撫之於後生死而肉骨亦痔此治嘉定者
所未有也公每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閱竟乃受
之其瞞調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間一日出奉錢市鮭菜無
一錢侵公帑科里役者其強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
撫軍祁公以卓異薦公于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
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

遂去嘉定暫還松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相率爲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予序之子昨歲計偕北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子同行數舟與糧艘爭閘艘發數十人守閘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諸公公徐至一麾而散予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材也應者皆嚙然既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予言之驗也管仲山甫之賢以吉甫作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今公治行卓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予既竊附知公者之末而又拏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陳義扶文稟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唯制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崙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聞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卽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況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襲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襲績既不足以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穢爲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之才敏入規矩蓋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餓隸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

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指讓興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丸投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羲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與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與以王唐歸胡救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浮沈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子子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李之怪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黃子之張吾軍也遂刻其藁若

千篇以行

又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藁二十篇問世而予爲序之以謂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蓋予之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義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士者數日而始抑爲弟二人墨義旣出都人士奉手歎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珎金虹壁雖抑揚其價而金與壁自如也時予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藁以行復使予序之予惟主者之評

附錄卷之二
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媚人之韵是卽子痔序之所謂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予言則既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予言其不驗者乎雖然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爲之本也今夫唐之有張均蘇渙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宋之有丁謂呂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可謂誠矣而後世卒莫取以爲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爲人也今義扶孝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己也剴剴然若有所畏其謀道也蓄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爲人者也以此而爲人亦以此而爲文其視世之抽青媲白梳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與夫管人所云鳳鳴而鸞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予旣自夸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爲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爲序

金懷節文稟序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邱氏是二君子皆闇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邱之後仍世卿宰彬彬乎或或乎何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也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謂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間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此荀陳二氏之後所以多賢與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孝友至行爲一鄉所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厮役無異言及其沒也臨哭者皆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邱季和有過之無不及焉其長君爲吾友爾宗

附錄卷之二
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孝友立身事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充如也其發於文辭之間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文淵奇瀕博英華瓌麗爲吾黨所屈服與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爲之序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賢有文懷節爲之長

陸道協文彙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於豪分之間唯取鎔傳注不爲所汨而後達於文

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瘠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蠹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子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踳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令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

陶菴集卷之二
為制舉業精於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捍闔奇氣鏗
出如韓白提百萬眾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
然以清盎然以和蓋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
橐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予爲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
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爲人寬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
恢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予所能測矣

吳見末文稟序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予獲與
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風氣開塞之故以及
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磔
磔飛去吳子輒予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
曰子之文甚似曾王子笑曰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
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爲信口所談無非

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奇香風水嚙蝕木質
俱盡唯眞液靳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
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春融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
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
則曾王之文乃吳子之所自有耳而予何能爲彼哉吳子
曰子與子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
守訓詁取氣脈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
而未嘗規規於程尺之內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
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
館則有制誥之文紀一代事蹟實錄直書則當學遷固之
文玩思神明嚅嚅聖涯通天地人而爲言則當學六經之
文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
百篇問世子卽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

陶者集卷二
可乎予唯唯因退而書之

徐定侯文稟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邁中興天下容容思治矣而寇未即殲□未即服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弱也才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不足則弱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爲甚管者東漢之末士大夫競爲危言訐辭汗穢朝廷批抵卿寺卒至以身塞甌而國家之亂亾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士大夫心忮倪倪拱手圖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痺不知痛癢積數十年而國亦亾其氣弱也今天下之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之閒亦輒此意以論文以爲制科之弊庸虛狹陋戍削單疏剝剝割裂冗沓浮蔓其

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言也其吾友徐子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窮於三代兩漢之能言者無所不仿於性情無所不抒於矩法無所不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月之濤也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元夫碩士雍容鳴佩而風采熠爛也牢籠怪奇穿穴險固破豔冶之堅陳擒雕巧之酋帥其殆管人所謂氣高天下乃克爲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暨尊甫先生皆學有淵源爲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相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語言是以年未勝冠卽與儀侯同舉於鄉未幾進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賈生終童復出

於世也今定侯筮仕山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趙清獻范
希文諸公璽書召用邊難廓清有日矣若其操筆授簡亦
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見奇制舉業而
已也予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尙恆有祖生先我之歎
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詞見屬輒爲道其素
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之人與其文予之傾倒
於定侯者至矣

葉念菴文稟序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邊
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涵
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龐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或異焉
陸務觀曰壽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章斷稟憤
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爲之者之心氣

浮實學問深淺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菴先生間嘗取
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無
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然歎曰此非先生之
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抑之而奧其人通故其
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
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厚而發遲志懋而得精者矣
顧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卒之坎壈以沒嗟夫世未有知
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生之文以示人皆揜卷不欲觀或
勉強卒讀皆以爲文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
也熙時曰知吾先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
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
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
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

必不爾使先生文人也何至爲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藁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爲古辭勿問爲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董聖袞文稟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予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壽盧賂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尙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歟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

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填六經繼又傳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艷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唯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袞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袞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袞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

者之宗師聖賢亦如聖賢之宗師苟哲無疑也聖賢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嚳城與予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矣吾又以知聖賢之文皆本於聖賢之人也然則以聖賢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徐宗題文彙序

嘉隆之間吾嚳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勦賊者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摹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蓋其意以譏當世之鏤琢言語自號秦漢者公與弇州爲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論斷斷不爲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甫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爲世推重卽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矧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所以閭而益章久而

滋大也宗題於公爲曾孫沈篤嗜古壯思涌出嘗以數年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爲制舉文上遡經訓下攬諸家旁貫橫陳高翔捷出模範山海排夏雲霆洗削纖巧藻黼大章固已闖然升作者之堂而躋其敵矣嗟夫宗題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管陸務觀有言歐王蘇諸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旣久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固不可復欺夫苟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之文不同而其繇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予故讀宗伯公古文而知其珉玉之辨當在爲舉子時今宗題於珉玉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橐若干首問世子爲序其淵源書之首簡

兩徐子合彙序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侯
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片善不捨微類
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居平嘗
誦言曰凡爲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薌澤之間而
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煙雲春無艸木也又曰吾之斤斤
於二三子者非以爲文而已也人能平其心易其氣與聖
賢之理相傳而行則爲人之道亦不遠矣是二說者予皆
躋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推闡師說彬彬焉或
或焉讀書削行日有間矣而兩徐子實爲之首雖同遊者
多奇士皆自以爲不及也管人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
爲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其尤者爲上入室今吾黨論
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爲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

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雄於壇坫而重於鼎呂者垂二十
年則遊於其門而入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
遠哉兩徐子勉之有郭林宗之宏獎風流則必有茅容孟
敏爲其徒有韓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翱皇甫湜承
其後是數子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
有在矣兩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予於蔚生稱
僚壻而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予爲與於斯文者
也於是乎言

暹社題辭

少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純
兄弟暨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各宗
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遙相應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
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此然持此

示人人已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錄其文十篇合爲一集以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予予告之曰朱子有言文字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二十餘已定旨哉言也子美夔州之詩頓挫沈鬱東坡海外之文精深華妙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之篇觀帶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乎文爾朝賢而夕佞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毋鳳鳴而鷲翰毋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易文自序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誥之予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

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閒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予好也歿後所得率以之薦几席飽蟬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騰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麓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麓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麓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內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予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

皆不免於天刑人既桀宗元反之以爲毒數子者或出於
不卒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
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
蟲華藹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
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搢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
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
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
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
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
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
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
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
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

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
倣詭倘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
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
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
而去取之有行敷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
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
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
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
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
之將至是邱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
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
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
知得遂與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

陶齋集卷二
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听然而醕一觴乎

唐宗魯先生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以紀先生之梗概且曰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生體尙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諛詞詭說非其所好吾屬以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觴且固惟時之志也予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予惟唐氏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

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誦信而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恥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管人之遊於商賈而踴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衍樂易不爲蕪絕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愠云惟時嘗謂予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卽訓以忠孝大義聞市肆有佳書必購置輟中已而亮工遊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日子能是吾不羨富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管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逵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

賢子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既稱明智乃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焯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在漢名在于定國杜延年間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調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與繇此而觀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間其它子姓皆訛訛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杯酒聚會談說山林魚鳥之樂暇則逃於浮屠氏相與推究其旨吾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歸母陳夫人六十壽序 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疏士大夫相習

爲奉身資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黃門稍遷尚寶卿晚繇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一節此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宦成也室廬墜隘田畝不足以給饘粥故眾以爲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家孝友學古淹博在他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蔽之猶之稱國僑以惠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被之疑及聞公之夫人糲食做衣親執家苦無幾微見於顏色乃始歎息以爲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公揜猶公之德以清揜也洎公卽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亮遊公卿閒時時稱夫人慈撫之惠次君元卿尙幼夫人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爲儒宗人始知夫人爲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爲婦且歎司寇公之清白一節其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

白一節出於天性所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而以爲得於夫人之助不已過與蓋攻苦食淡者人情之所不堪而豪華靡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情之所不堪此狂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夫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操固可敗矣管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爲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爲荆公不知也然則近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夫人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壽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光謂伯鸞之隱逸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吳質吳隱之之流爲其室者甚難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行固不欲見知

於人而并晦其室與柳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與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與今全卿之才名耿亮旣如此而元卿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揜而夫人之德亦不以公揜也已今孟冬廿又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貽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予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掇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甯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翦列三代彝器引客就坐問何所長客歎自贊云何輒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遜謝不及已而釃酒擊鮮絲肉間作窮日浹夕以爲常或值先生郊居

則輿馬之僦直踊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之家貫不逾中人先生性高朝絕不問生產生產亦不見其落人多怪之聞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爲吳道其母張孺人節衣縮食操執家秉先生卽有所需未嘗乏絕卽乏絕必拮据以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間者驚歎以爲非孺人之賢不足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爲大參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旣觀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吳中推爲諸生祭酒諸孫五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千里移書以介壽之言屬予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宜知孺人尤詳孺人於古列女誰比也予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婦人人能言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孺人亦唯德曜爲可媿雖然當伯鸞賃舂時所謀者一身

百裘葛於整理饘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於人者特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內嘗有數十人醕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食米鹽凌雜一切責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爲德曜易爲孺人難伯鸞旣沒史稱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爲之父而其子無聞焉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髮歷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明達豈不足以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嗇矣今孺人有熙孟爲之子熙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爲德曜難爲孺人易夫難者今之人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予不獲

際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蘇氏世居涓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士大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積學爲鄉祭酒而長次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歸杜門著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閒居之賦補白華之詩用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強悅豫左饋粥而右孫子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嫻姆教孝恭慈儉間於姻族旣歸泰醇先生值家道中落孺人椎髻操作攻苦食澹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食未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擷擱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旣而先生早沒二子孤露孺人亟延良師傅講授而躬自

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鈍不加譙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矣涓耀間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翮髮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祿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卒有大賢人焉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卽不卒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爲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與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與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與管漢世有赤眉銅

馬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
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
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彝倫攸斃豺狼食
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尙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兄
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
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
傳豈不盛哉涓耀與眉聲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
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舟渡黃河中夜不寐眉聲爲
述管年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
涓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
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傅子合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
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跋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爲訓非
取其廉纖綽約矚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後言
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白染翰
爲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者恆失之
枯學杜者恆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之音不可復
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故也夫賢達之
士奇情浩氣素蘊畜於胸中仕則託功名氣節以傳不仕
則爲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之詩大抵從窮入也
有陶之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有其恬澹任真超絕六
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避亂而後有其沈鬱頓挫
跨壓三唐之詩豈獨陶杜而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閒
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天下幽憂沈廢之士凡國家之

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物宜之瑣細皆逃覽而周知之故其爲詩可興可觀確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寥寥者所得而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爲制舉業稟經酌雅廿年揣摩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眾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爲酬贈凡若干首蒙卒讀之日窮之益人甚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爲詩卽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間哉獨惜先生之奇情浩氣僅僅以胸中之萬卷目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水遊歷則猶有歎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眞詩也向使奪陶公之廬山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能也以兩

公之所不能而先生當之此其窮有甚於古人者矣雖然古之人不有積書以當臥遊者乎徐仲車杜門不出而四方之事無不知者多讀書故也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仁之於山水豈必身至之而後爲樂也哉今先生之所與遊多緇流墨客一邱一壑者能各出其詩鼓吹而陶詠之若其於古人之書則又深探力取如悍將之窮追而未已也其所持以立言者豈小生世儒所能測耶耀也何知知先生之詩之甚有似乎古人而已



